

沈氏三兄弟

张 华

去年陕南的汉阴县建立了三沈纪念馆，这是陕西文化界的一件盛事。其实不仅三沈，榆林的张季鸾，华县的杨钟健，西安的郑伯奇，朝邑（今划归大荔）的张奚若，泾阳的吴宓，名气决不在三沈之下，也都应考虑建纪念馆，以缅怀这些乡党先贤。

三沈指二十世纪三位文化名人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这兄弟三人倒不是陕西人，而是浙江省吴兴县（今湖州市人），却是在汉阴长大的，所以他们建了馆。

浙江人怎么会在陕西长大呢？这说来话长。中国封建社会交通不便，安土重迁，不得不离乡背井者主要是三种人：一是服役，孟姜女之夫筑长城是服役；唐诗中誓扫匈奴不顾身沦为“无定河边骨”的是服兵役。二是行贾，白居易诗有“商人重利轻别离”之句。三是官员。明清两代有回避制度，地方官不得用本省的人，所以想当个县太爷就得离开老家。三沈的父亲就是因为在陕西做官把家搬来的。

沈父来陕西做官的时代是晚清，地点是陕南定远厅。名定远，是因为此地东汉时为定远侯班超的采邑，所谓采邑即皇帝所封的土地。称厅是清代建制，地处荒僻正待开发不具备建县条件者称厅。民国三年撤厅改县，称镇巴县。名字改为镇巴，是因为安徽有一镇巴，为避重复。正因为当年定远还极闭塞，所以沈父把家安在邻近条件较好的汉阴县。

沈氏三兄弟都生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年幼即随父来到陕西，二十世纪初去日本留学。三人又都投在国学大师章太炎（其时章正在日本）门下为弟子，与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朱希祖同门。这些人后来都在北京文化界，被现代评论派称为某籍某系，他们全是浙江人。

阅读的机缘

郝建民

一个人的精神饥渴和阅读冲动是十分有限的。我庆幸自己在年少时代曾经有过一段嗜书如命的阶段，结交了《追忆似水年华》、《路遥文集》、《上下五千年》等一见如故的朋友。中国有些家长千方百计限制孩子读“闲书”，使孩子错过了多少与书为伴的机会。一个人在年轻时没有几本好书打底，一辈子都会底气不足。一件对一本书产生兴趣，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上中学时我至爱的《追忆似水年华》被同学借走而一去不复返，那段时间我就恍惚无助，竟有一种思念的感觉。一个人守着一本好书是智慧和灵感生长的过程。

读书不是投机，一个人心灵空间的大小取决于他的阅读，而阅读持续的过程充满了风雨。但生活的压力使不少热爱读书的人不得不投入功利的生活中。在当下这个时代，阅读所提供的精神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奢侈品。汲汲名利的浮躁于烦恼，对读书构成排斥。他们也许对浅薄的媒体怀有鄙视之情，对矫情的电视剧不齿，但还是一往情深地投入通俗的文化氛围之中，电视机的遥控器像胶水一样粘在手里无法分离。

网络的出现给人们提供了无穷的信息资源，但真正静下心来烙印印的，还是深夜12点的孤灯夜读。正如可口的青菜，还是比鲍鱼味要鲜美。阅读的本质是体验而不是占有。读书是心灵的投资，其回报是漫长和不经济的。

阅读是一种机缘。人们与一本好书，与一段读书年华擦肩而过，是永远也无法弥补的。趁现在还年轻，从现在开始，把握好自己的读书机缘。

■读书乐

善待“同行的旅客”

南山侯

美国人很有意思，在一本谈论钓鱼的书中，却温情脉脉地告诫道，如果你吃鱼，要很快和果断地杀死它们——就像你自己死的时候也希望来个痛快的一样。如果你放掉鱼，那就愉快地放掉，温柔地对待它们，就好像你自己也想以这样的方式被人释放一样。因为我们都是星尘构成之物，跟彼等一样在时空和宇宙里走一遭，万不可没有体恤之心，万不可虐待同行的旅客（保尔·昆内特《钓鱼课》）。

如果我是一条能够阅读的鱼，尽管命中注定可能成为人类盘中佳肴，但对保尔先生斯语仍然感激不尽——毕竟其中闪耀着高贵的怜悯之心。当然，我非鱼。我可知道与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还有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据李晓伟《昆仑——探索西王母古国》一书披露：青藏高原一带，过去由于原始封闭，人迹罕至，曾是野马、黄羊等野生动物成群自由生活的天堂；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连营千里大批青藏公路建设者拥进此地，野生动物的末日也就来临了。为了解决施工人员粮食不足，人们的目光遂瞄上了漫山遍野的野生动物。仅一家勘探队几年间就至少猎杀了近千头野生动物，包括野马、野牛、黄羊等。短短几年工夫，野马滩、野牛沟这些曾是野马、野牛的昔日天堂，便只剩下一个可怜的孤零零的地名了。

如果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大量捕杀野生动物，是

■读书随笔

■读书随笔

大哥沈士远，1881年生，与鲁迅同庚。民国初年为北京大学预科教授，担任国文课程，讲《庄子》天下篇，这一篇篇幅长，也很重要；但沈老先生把这一篇讲了竟一学期，学生给他绰号沈天下，不久转任庶务主任，即今总务处长。后来他又转到燕京大学执教。二十年代末南下，出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1949年去世。

老二沈尹默，原来君默，1883年生，清末在杭州时，与陈独秀刘季平相友善，陈有《杭州酷暑寄怀刘三沈二》、《夜雨狂歌答沈二》等诗。沈君默后至北京大学任教，蔡元培执掌北大后，沈向蔡推荐陈独秀，蔡请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沈尹默爱好书法，陈独秀为人豪放不羁，评之曰：“沈尹默的字，其俗在骨，是无可救药的。”沈听了不以为忤，也不灰心，更加发愤，晚年终成大书法家，正、行、草书均工，而以行书最著。《新青年》杂志迁京，沈尹默是杂志六编委之一（其他五人为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高一涵、钱玄同），是新文化运动积极参加者。沈后来当过北平大学校长，女子文理学院院长，1929年到保定任河北省教育厅长。鲁迅说：“《新青年》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高升者中，沈尹默为其一。后来沈到上海在中法教育会任职，抗日战争期间到重庆，胜利后又回上海。1949年后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以书法家名世，仍住上海，1971年去世，是三兄弟中高寿者。

三弟沈兼士，1887年生，民国初年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文学主任，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周作人刚到北大也在研究所，是他部下。1926年与鲁迅联袂至厦门大学任国学院主任。后又回北京任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校长，又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长。抗战时他滞留北平，做地下工作，与国民政府有联系，胜利后任教育部平津特派员，负责接受敌伪文教机关及学校，一时权势很大，旋于1947年去世。

这三兄弟虽是文化人，但与国民政府都有或深或浅的关系。照以前政策，这些在旧政权任过厅局级的高官，历次运动必然成为对象。现在居然为三人建立纪念馆，真是时代发展，不可同日而语了！

■人物春秋

1972年9月份，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在准备接待日本首相时，毛泽东让秘书找来当年由《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编著、并于1934年出版七卷本《六十年中国之日本》，作为参考材料阅读。

当年毛泽东在延安时，为了解中日关系史，就曾多次查阅该书。据老一代的史学家说，过去凡考查中外关系、中国近代史的人，总要看《六十年中国之日本》这部书，在日本该书就有两种译本。

1972年9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田中首相时，突然向在场的周恩来讲，应该让王芸生参加接待活动，周恩来满口应承。实际上周恩来当时并不知道王芸生在何处。而这次接待田中首相，王芸生显然是来不及参加了。但周恩来仍抓住这一机遇，指示有关部门尽快做两件事：一是安排王芸生参加9月30日的国庆招待会；二是在对日友好交流中适当安排王芸生参加。

此时正是“文革”期间，王芸生正在北京的“斗私批修”学习班接受“劳动改造”。周恩来的指示如同“特赦令”，使王芸生的“劳改”生活随之结束。

王芸生按时参加了国庆招待会，



春雪 徐敏摄

记不清上世纪何年何月初织何丹萌，虽谈不上一见如故，但留下的印象却是深刻的，人长得五大三粗不碎，喝酒七两八两不醉，唱秦腔花鼓九曲十折不累。听说是写戏的，从商洛文化馆调到西安不久，一人吃饱全家饱。没几年，听说他又下海了，心想，丹萌还是个能文能商的多面手，但再后来见到他却未令人刮目相看，除了一脸的沧桑还是爱唱和爱喝，其遭遇不言而喻，可想而知。

与丹萌来往不多的我，正思付丹萌干什么的时候，听朋友说丹萌出了一本散文集，遂打电话给丹萌，果然如此，于是得到丹萌的赠书，一看书名《有了苦不要说》便令我这内向寡言的人喜欢，但忙于公务私事，一直未能拜读。猴年之秋，我患病住院，有了闲暇，便带了丹萌的书细嚼慢品，才知晓了这多年他在南海的沉浮，在文坛的委屈，在两地分居中的煎熬。平日常里，与他邂逅，从未见他谈这些，即使在饭桌上，见到的也是欢乐如弥勒，爱唱爱唱的丹萌，何时看到忧愁苦闷的丹萌。其实不然。丹萌是把愁苦深埋心中，而不愿让朋友分担，同时却故作洒脱快乐，让朋友分享，“于是朋友真以为我活得很潇洒，岂不知我这潇洒是装的，是强而为之，是以自己的青春年华为代价的。”其实我们这一代人根本不能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相比，也与九十年代出生的新新人类大相径庭，不是无愁无说愁的小年青，而是饱经风霜欲说还休的中年人，对待人生的态度正如丹萌书中所道，生

10月1日，他的名字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紧接着，经周恩来关照，给王芸生恢复了生活待遇、医疗保健等，王芸生1973年4月还曾赴日访问。以后，他曾跟随周恩来、廖承志接待过日本朋友。1975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后，王芸生也与邓小平一起接待过日本来宾。每次与邓接见外宾时，邓小平总是让王芸生先行，并谦虚地说：“王芸老，您比我年长，您先行！”这令他十分感动。

粉碎“四人帮”后，谈起王芸生“解

一本书救了王芸生

鲁 钝

待过日本朋友。1975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后，王芸生也与邓小平一起接待过日本来宾。每次与邓接见外宾时，邓小平总是让王芸生先行，并谦虚地说：“王芸老，您比我年长，您先行！”这令他十分感动。

粉碎“四人帮”后，谈起王芸生“解

放”的缘故，有人说是毛泽东，有人说周是周恩来，还有人说是田中角荣。听到这些看法，王芸生只是笑笑。可能他认为真正的原因是那部《六十年中国之日本》。

这或许是王芸生临睡前，竭尽全力精力投入该书的修订与再版的重要原因。他临终前曾说：“这部书使我多活了好几年。”因“文革”期间，王芸生由国家七级干部待遇变成每月生活费12元，极度的营养不良和各种折磨，使他的上已患上肝硬化。临终前，他含泪对子女说：“由于这部书，我提早好几年又吃上了你妈包的西葫芦馅的饺子！”

■名人轶事

重读何丹萌

王新民

记不清上世纪何年何月初织何丹萌，虽谈不上一见如故，但留下的印象却是深刻的，人长得五大三粗不碎，喝酒七两八两不醉，唱秦腔花鼓九曲十折不累。听说是写戏的，从商洛文化馆调到西安不久，一人吃饱全家饱。没几年，听说他又下海了，心想，丹萌还是个能文能商的多面手，但再后来见到他却未令人刮目相看，除了一脸的沧桑还是爱唱和爱喝，其遭遇不言而喻，可想而知。

与丹萌来往不多的我，正思付丹萌干什么的时候，听朋友说丹萌出了一本散文集，遂打电话给丹萌，果然如此，于是得到丹萌的赠书，一看书名《有了苦不要说》便令我这内向寡言的人喜欢，但忙于公务私事，一直未能拜读。猴年之秋，我患病住院，有了闲暇，便带了丹萌的书细嚼慢品，才知晓了这多年他在南海的沉浮，在文坛的委屈，在两地分居中的煎熬。平日常里，与他邂逅，从未见他谈这些，即使在饭桌上，见到的也是欢乐如弥勒，爱唱爱唱的丹萌，何时看到忧愁苦闷的丹萌。其实不然。丹萌是把愁苦深埋心中，而不愿让朋友分担，同时却故作洒脱快乐，让朋友分享，“于是朋友真以为我活得很潇洒，岂不知我这潇洒是装的，是强而为之，是以自己的青春年华为代价的。”其实我们这一代人根本不能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相比，也与九十年代出生的新新人类大相径庭，不是无愁无说愁的小年青，而是饱经风霜欲说还休的中年人，对待人生的态度正如丹萌书中所道，生

美伦美奂

继 德

在今年央视春节晚会上，聋哑演员们的《千手观音》是最成功之作，央视新闻评之曰“美伦美奂”；元宵宵西安放焰火，翌日央视新闻又评之曰“美伦美奂”。此成语里有两“美”字，但用在这里就显得不伦不类。在不少场合，本不该用“美伦美奂”的，也多有用错的，实为遗憾。美伦美奂，语出《礼记·檀弓下》：“晋献文子成室，晋大夫发焉，张老曰：‘美哉轮焉，美哉奂焉！’”轮言高大，奂言色彩鲜明。全句意思是说：“多么美呀，真够高大的；多么美呀，真够光彩夺目的。”它形容高大美观，多用于赞美房屋高大华丽。

■原来如此

农人·狂人·实在人

郝文

也许是文人相轻的积习使然，对于时下当红的一些“著名作家”和“学者”，我内心是颇不以为然的。每每对于他们动辄“轰动”的宏文大作嗤之以鼻，在他们签名、出镜作秀，崇拜者争先蜂拥之时退避三舍，而且对于那些自得灿灿的尊容报以“白眼”。信着谢冰先生那个“三分法”——写作者分为文人、学者和思想家的标准，因而视时下的所谓文坛不过一浅滩而“牛圈”气冲天的名利场，诸多热闹喧嚣中一会儿指点江山一会儿充当当评委要一会儿鉴赏红木家具一会儿对足球评论头论足忙个不亦乐乎的华威先生们，不过是混迹其中的帮闲而已。因而几年前在书肆里见到李武讯几本小说，随手翻过依旧物归原处，充其量在脑中闪过一个念头：陕西文坛又有一个弄文物的。

正视李武讯是一两年间的事。我平生有一陋习凡到别人家造访，常常不拘关系亲疏、主人乐意忙忙，就登堂入室到人家书房或书架前扫瞄一番。朋友王君系我20年前在政府干事时的同事，前年偶然重逢谈投机便隔三差五走动起来，知我在编一时尚周刊常将看到的佳作送来，希望转发引起更多读者的阅读共鸣。于是又在王君书架发现有几本李武讯的集子，王君告诉我此人是你长安乡党，云云。我历来遵循“亲不亲，阶级分”，并未以为然；后来王君聊起他当年插队住在李家，与李武讯同吃同住同劳动五六载，李家人很是厚道实在，而李武讯打小爱好文学，属于地地道道的民间写作。因此而对李陡增几分亲切感。

尽管如此，正如杨绛所言：吃鸡番何必非要看见正堂的老母鸡，王君几番想引见我认识李武讯，我因忙实际上还是积习难改的原因对他仍为陌途。直到乙酉年春节过罢，他的新作《雪落豹子沟》举办首发式，朋友相邀赴一睹这位乡贤的风采。

没有公款支撑的那种冠冕堂皇、大张旗鼓，由几个朋友帮忙操持的首发式，设在西安菊花园巷内一个小火锅店内，来宾们除几位

书中

薛海春

元、金条和珍贵的珠宝首饰，以备退路。富商走后胡林香做了一条厚实的腰带，将这些银元、金条和珠宝首饰密密地缝在腰带上，再紧捆在腰间，分多次悄悄带回，全部埋在自己家中的床铺底下。她等了9年，吃光了自己的积蓄。为了不动主家的财物，她又给别人当保姆。为防富商万一来找不不到她，第二次又到富商原住的那个大院给军分区周参谋后来提升为司令的家当了保姆，这一干就是整整28年，带大了周司令的5个儿子和两个孙子。1988年周司令退休要回青岛，周司令夫人一再劝她一起走，到青岛去共度晚年，可她一直没有忘记富商夫家的重托，婉言谢绝了周司令夫人的邀请。周司令走后胡林香回到了自己的老家胡家吞小溪村。又在家中等了3年，此时她已经是72岁的高龄，积蓄又一次用尽，她把家中埋

藏的那些财物再一次用宽厚的腰带装好，束在腰间，就在富商当年的住处，也就是后来军分区的法院附近靠乞讨为生，等待富商一家回来，这一等又是5年。1999年7月的一天，胡林香突然在军分区大门口晕倒，军分区的车赶紧抬到医务室抢救，当医生准备解开衣服检查时，她突然惊醒过来，双手扼住腰间，拒绝医生检查，并说自己是当年周司令家的保姆，有紧急事情相告。当周司令乘飞机急速赶来时，胡林香已经奄奄一息了。当周司令握着胡林香的手听完她讲述的传奇故事之后，胡林香便离开了人世。按照这位老人的托咐，周司令亲自将老人腰间的财物变卖了得现金5800元，在胡家吞修了一条通往山外的公路，胡林香的墓就修在公路起点的山坡上，墓前立了两块石碑，一块是“胡家吞百姓敬立”，一块刻着“大林二水小林，你们在哪里？”

写完胡林香的故事，我不由得泪水涟涟。至此，我才真正懂得什么叫“义无反顾。”

■好书与我

自改革开放以后，生活显著改善，过春节一年更比一年好。抚今追昔，使我想起了那个“独在异乡为异客”过春节的凄凉情景。

鄙人是1965年调到商南县农业局任职的，1966年腊月，在“一月风暴”中被群众组织夺了权，靠边站了。被安排到军管组农业办当差。当年引进的玉米双交种收成不好，许多地方的群众要求政府赔偿。县领导派我同几个干部下乡“扑火”，并允诺我腊月24以后再回家过年。

谁知老天爷专门跟我作对，24日就下起了鹅毛大雪，城后的双尖山成了皑皑银山，公路成了积雪尺余的银带，街上的行人不时滑倒。在这种恶劣的气候下，迫使开往西安的唯一的一辆班车（卡车）停运了。那时的交通状况今人是难以想象的。我家在镇安与山阳交界的大坪镇，虽然离商南不到三百公里，回一趟家就得四天。第一天到西安（商县至镇安无班车），当晚只能买隔日的车票，第三天到县城，第四天步行50公里才能到家。这样，我就只得在商南孤苦伶仃地过年了。

除夕这天，远路的职工早走了，家在县城附近的职工不见踪影了，偌大的县政府大院只剩下我和炊事员两个人，沉寂得再不能寂寂了。吃“团年饭”时，那种排长队打饭的热闹场景不见了，只有我单影只来到机关食堂，交了粮票和代币券，炊事员给我盛了饭菜。现在也记不清菜名了，反正是清水煮萝卜、醋溜白菜之类，顶多有二两大肉也就不不错了。大师傅的厨艺本来不错，但我心中好像打碎了“五味瓶”，压根儿尝不出菜的味道来，胡乱扒了几口饭，就匆匆离开了。

我回到宿舍合一的房子里，头脑一片空白。随手取下挂在墙上的京胡，调了调弦，便自拉自唱起来。当时心烦意乱，胡拉乱扯地都唱了些啥记不清了，但有两出戏是一定唱了。一是《苏武牧羊》中的“汉苏武牧羊在海外……”二是《坐宫》中的“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想老娘不由人泪洒胸前，眼睁睁高堂母难得见，儿的老娘……”唱到这里，我眼睛湿润了，喉咙哽咽了。

父亲去世了，家里尚有一年逾古稀的老母亲，还有贤妻及三个不满十岁的孩子。“每逢佳节倍思亲”，他们在吃“团年饭”时缺了我这个主心骨，肯定也是以泪洗面、食不甘味的啊！

■如烟往事

乙酉“春晚”春联欢续谈

望 坡

央视“春晚”春联欢，有不少都是突出了各地具有特色的地、事、物，凸现其美，以其代之、代天地壮色。

八百里洞庭凭岳阳壮阔，两千年赤壁竞黄冈雄阔。岳阳楼何其风流，洞庭赤壁，一个街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一个一阵风流下了千古绝唱，赤壁火为江水增色添光，奠定了鼎足之势。两湖的对联，大具雄俊之势。而极显秀外慧中的，则推浙江、江苏联。联云：

饮龙井茶，品江南丝竹；登虎丘塔，论天下园林。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龙井茶出杭州，虎丘塔在姑苏，江南丝竹温婉，姑苏园林雅秀，一品

一论，江浙的俊美以其代之。代之的联，还有多副。“讲述春天故事”，“飘来三姐新歌”，“古一今，而影两广；品铁观音，拜妈祖庙，那香飘两岸，情系一家的情景说的就是海峡两岸的台湾和福建了。”

石林自有高材生，群峰拔地；琼海独具大手笔，五指擎天。

以石林代云南，以五指山代海南，写得极具张力。安徽江西联，突出以“国宝”级的黄山与瓷都的瓷器，气派宏雄：

黄山为九州增色，瓷器与中国同名。

人云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黄山雄奇；瓷器与中国在英文中同名，更见了瓷都的位置。然而美中不足的，这十几副对联中，也有几

■楹联趣话